

亚热带 的 烦闷

孟瑶 钟梅音
白先勇 墨人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亚热带 的 烦闷

孟瑶 钟梅音 白先勇 墨人 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亚热带的烦闷

孟 瑶 墨 人 钟海英 白光勇等著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258000 印数：1—13000

ISBN 7—5404—0296—2

I·230 定价：3.30 元

目 录

孟 瑶	
孤 雁	1
归 途	13
小灵魂	23
墨 人	
水仙花	30
二 妈	58
曹万秋的衣钵	77
姜 贵	
露天靠椅	95
永远站着的入	110
钟梅音	
亚热带的烦闷	133
姜 穆	
招仰户儿	143
插柳记	158
那一抹笑	173

情归何处	183
童 真	
幸福的病	204
丁树南	
挫 折	218
孤 单	222
郑清文	
苦 瓜	227
庞大的影子	254
智 化	
九层槽	276
郭良蕙	
悟	287
岁月的轮子	291
侯榕生	
静安禅林的故事	298
白先勇	
小黄儿	312
游园惊梦	317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342
冬 夜	357
吉 铮	
孤 云	374

孟 瑶

孤 雁

今天，京士的心里一直很开心，他唯一的孙子宝宝过生日，儿子昨天特别到他的住处，约他今天去吃饭。约不起别的客人，只是一家人叙叙天伦之乐的意思。在乱世，这已是不易得的一种快乐。他想想晚上有一顿好的吃，心里就开心，人老了，可馋得厉害呢。办公的时候，他不时地幻想着这个晚上的节目。

“带点什么去呢？”他问自己：“当然，一听克宁奶粉，一磅毛线，这得靠三百块钱来办，嗯，一个月别想吃宵夜喝杯把酒了。不过，当然应该花，我的第三代啊！在台湾，这是我唯一了不得的快乐。”

工友送来一个通知，他原来并不在意地看它，但是在看清楚了内容之后，他心里不仅难受，而且紧张了。那是一份办理退休的通知。最近，他一直为这个消息不安，这件事终于还是落在他的头上来了。当然有几万块钱好拿，但是，拿了这点钱来干什么呢？摆小摊？买奖券？怎么能够让自己潦倒到这一地步？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世家子弟，祖上历代多的是做大官的，大陆上多的是房子田地，是被共产党清算了，才

带着一个快成壮丁的老大黄夜逃出来，现在落魄得去摆小摊买奖券？……京士拿着那张纸，连汗都急了出来。

“吴老，下班了，还不启驾？”一位同事这样提醒他。他看看壁上的挂钟，果然到了该下班的时候。

“是的，该走了！”京士勉强地笑笑说。

“那该快一点，小心下班的车子开掉……”

“哦，我今天不回宿舍，”京士竭力振作自己：“小孙子过周岁，今天到儿子那里吃晚饭。”

“吴老真好福气，再见。”

那位同事匆匆走了，办公室只剩下他一个人。从来台湾后，他就坐在这张桌上，十年了！就在最近的将来，他却要向它们举行告别式！抚摸一下桌椅，看看四周熟悉的环境，他的眼睛潮润了。人上了年纪，个性也加深，对于改变生活这件事，竟然有着这样多的恐惧。

工友进来打扫而且预备锁门，望着他笑笑，意思是问：“你怎么还不走？”

“该走了！”京士抬头，这样告诉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总不会变成饿殍的。”

办公的地方离开衡阳街不远，他必须把送给小宝宝的東西先买好才能去，于是，他安步当车地走去。依照原定计划，他买了一磅奶粉，一磅毛线；为了让毛线的质料与颜色好，价钱超过了一点预算，但是他很开心，幸亏聪明，把全部财产都带在身上。他挟着一大包东西，就像挟着一大堆爱一样，人生的快乐，还是应该从“天伦”之中找寻！他沉默中踱到公车站，他几乎忘记了方才的不快。公车站正是最挤的时候，

公务员下班了，学生们放学了，都正饿着肚子想早一点赶回去吃晚饭。好几辆车过去，到站口都没有停，好不容易盼来了一辆，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冲破了行列抢到前面，成年人都落了后，但是被看成老头的京士却跟了上去，他很惭愧自己的这种做法，但是买好了孙子的东西，时间实在太晚，儿子们等着他去吃饭，会多么着急。

于是，他一面让自己像一个冲锋的勇敢士兵，一面却一直向大家告罪：“对不起，让一步，实在太晚了，大家都等着我一个人！”终于，他竟然能在车掌快关好的门缝里挤了进去，他轻松地吁了一口气。他一个肘下紧紧地挟着那一份给孙子的爱，另一只手就感到抓不住车环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车上清一色的是学生，都端端地坐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说笑。往日，京士坐公车的时候，很怕别人让位给他，他还希望自己有一点壮年人的精神；现在，他感到一种颇难支持的疲弱，公车开得又快又不稳，常来个紧急刹车，把他弄得东倒西歪的。他盼着有谁仁慈地让座，却又没有谁来理他了。他想到自己一定是一副可怜相，花白的头发蓬松着，快有一个月没有上理发店了，一套黄卡叽的标准公务员制服，一双破旧得快要张口的皮鞋，挟着一包比自己身分高贵得多的礼物，在车上一歪一扭地摆来摆去……京士为了拂去这些不快的思想，把眼睛向车厢的每一角度望去：看看孩子们那种目中无人的神态，他的心里忽然觉得想向谁抱怨一番！但是抱怨谁呢？只怪这个地方太挤了，只怪自己以望六之年还与这一群孩子们挤在一起！有罪的是自己，阻碍在孩子们应该发展的前途上，让他们觉得那里都难得伸开手脚。

“所以，退休的办法是对的”，他趁此设法排除那心头的阴影：“偌大一把年纪，该让孩子们来显显身手了。”

车到站，他走了下来，在晚凉的空气中清醒了一下自己，又伸直了一下四肢，像要把那被挤得抽长的部分恢复原状一样，他觉得自己像一只狗似的，从一个可厌弃的地方逃了出来，抖弄两下身体和耳朵。

儿子一家的生活没有问题，媳妇也有一份职业，房子是媳妇的机关配给的，两个人的收入维持一个孩子，还能雇得起一个佣人，看来，他们真是充满了快乐和希望。京士于匆忙中把老大带出来的时候，他还只有十六岁，由于朋友的帮忙，京士找到现在这个职业，和老大一起住在公共宿舍里，由高中而大学，大学毕业后就业，他像一只羽毛丰满的鸟，从旧巢中飞走。现在，他自己营得了自己的小巢。京士心里的确非常高兴，但不知为什么，却也不无怅怅。

“爸爸，今天怎么这么晚？”是孩子的声音，他已从夜色中迎了过来，大概是等得太着急。

“给宝宝买了一点东西，又挤不上车，所以晚了！”京士擦着额上的汗说。又把手里的东西交了过去。

儿子接过东西，和京士一起向家里走去，到了门口，便大声喊：“爸爸来了。”

媳妇闻声而至，礼貌地喊了一声：“爸爸！”

“你看，爸爸买给宝宝的，什么？”儿子翻翻手里的东西：“奶粉和毛线。”

“爸爸，您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京士感到媳妇很礼貌，也很陌生。他觉得他是来做客，

而不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台湾，这应该是最普遍的洋味了。很难有容纳三代人的小家庭！京士拂去满怀感触，立刻回答说：“天凉了，你给宝宝织件毛衣穿吧！”

进去，小下女正抱了他的小孙子，看见他来，老大立刻把孩子接过来，亲切地亲亲这白嫩的小面颊说：“来，快叫爷爷！”

孩子傻笑着，把那又白又肥的小手送到嘴里。

“来，爷爷抱！”京士伸出双手接待他的第三代。

孩子转过身去，依到父亲的身边，他大概不晓得，这站在眼前的老人就是他所应该尊敬的祖父吧？

媳妇和小下女忙着摆碗筷，好象今天晚上最重要的节目是吃饭，而不是团聚。

菜摆上来，是一锅红烧鸡和一锅红烧肉，还有一大盆炒青菜，简单明了，现在的公务员又穷又忙，已没有时间讲究什么烹调艺术，能解馋就好。京士看了一眼桌上的菜，先咽了一咽唾沫，却感到一些意犹未尽；平时，他爱“晕”两口酒，饭后陶陶然地入睡，实在是一大人人生享受，老大陪他住在一起的时候很多，应该知道这习惯。就是吃包伙的时候，临睡前来一碗阳春面，几块豆腐干，也得陪上一杯酒，这一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才算完成，现在桌上又是肉又是鸡……

“嗯……”京士举起筷子迟疑起来：“大，你……”

“爸爸，什么？”儿子心不在焉地答应着，因为他手里的孩子开始吵闹起来。所以听见京士喊他，却也连头都没有回地漫应着。

“这样好的菜，你给我去买一瓶酒来！”京士提醒时都没

有效用，便只好直接说明了。

“好，爸爸！”老大答应着，却感到孩子没处交，先试着递给父亲，孩子却立刻回过身去，想抱着出去，又怕孩子受了惊吓，于是犹豫中还是向后面走去，想递给依然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

“别了！”京士从他儿子的眉宇间看出来人类的感情，对上一代和对下一代的份量，竟有着如此惊人的距离，自己还是识相点，别叫他们觉得自己是个老废物，因此立刻阻止说：“我自己去买吧！”

京士从屋里走出去，穿过夜色，在不远处的小店里买了一小瓶高粱，还有一包花生。吃酒的时候，手里需要有一样东西剥着，他总希望让自己过得很有兴致。进门找了三个玻璃杯把一小瓶酒分了。

“爸爸喝吧！”媳妇说：“我不会！”

京士正嫌自己分得的那一点酒喝得不过瘾，于是，便毫不客气地把媳妇的一份倒到自己的杯子里。

“爸爸，我敬您一杯！”老大向父亲举起杯子。

京士含笑喝了一口，一种辣意穿过全身，觉得振作了起来。于是他说话了：“在我们老家，孩子过一岁要抓周。桌上摆些纸笔、胭脂、算盘、玩具……什么的，让孩子随便抓，抓到什么，就是说这孩子长大了有没有出息！大，你知道你小时候抓的什么吗？”

“不知道，爸！”

“抓了一支笔，妈说你将来最有出息，从那以后更疼你了！”

“如今只会拿笔的人可没有什么出息。”儿子感慨地紧接了一句。

“真的，今天宝宝过周岁，为什么不给他抓抓呢？”年轻的媳妇大概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有趣的风俗，倒充满了兴趣说。

“好呀！”老大望望他的妻子，也高兴起来，立刻胡乱地预备了些纸笔、粉盒、玩具汽车，分放在书桌上，小宝宝被抱了去，孩子一伸手就把汽车抢到手，大家都笑了。

“汽车最好玩，他当然抓汽车！”老大立刻解释，怕别人说他的儿子是游手好闲之徒：“他将来一定是有汽车洋房的大官！”

“汽车是他玩惯了的！”媳妇也加上一句说。

“本来，这是件最无意义的事！”京士怕这一对年轻夫妇心里不高兴，立刻解释说：“往年有专门预备好的东西，老大抓的时候，是一套金的，大小一样，颜色一样，做成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样由他抓还有个说头。现在，好，那些玩具汽车最大，当然他一伸手就拿到了。”

一家人接着坐在桌前吃饭，媳妇忙着喂小孙子，那是一碗特制的，由猪肝肉汤煮成的浓粥。京士一面喝着酒一面剥花生，老大陪着他；老大原来有一些酒量的，大概当着妻子面的缘故，不敢尽兴。就在这片刻，京士忘记了一切忧患，和儿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儿子的兴致却没有完全放在爸爸的话题上，他随时留意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一切。这个一岁大的孩子才是这个家里的真正光明和快乐的泉源。孩子的饭吃完了，媳妇让那个小下女抱他，然后自己抓住这一点短暂的时间吃饭。但是，这一点短暂的时间她也不能完全占有。

孩子的哭声，完全破坏了她的心情，她三口两口地吃着，放下筷子，立刻站起来说：“孩子吵觉，该招呼他睡了。”

妻子和孩子去了后面，老大在饭桌上陪着爸爸，看来非常勉强。他一口喝完了剩酒，就盛了一大碗饭，匆匆忙忙地吃着。京士原来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后来才发现他所说的话儿子一句也没听见，有时需要他回答的问题，他也只“唔唔”两声就算了。于是京士暗自嘲笑自己，人老了，怎么就会变得如此唠叨？这才立刻住口，对儿子说：“你进去吧，帮帮忙！”

“我进去帮着孩子洗澡，”老大如逢大赦地说：“今天已经晚些，宝宝早该收拾睡觉了。”

“是呀！我今天来得太晚。”

老大去了后面。前面这间小客厅里，只剩下京士一个人自斟自饮。一个人喝着闷酒，剥着花生，后屋里却传出来一对年轻夫妇逗弄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所发出来的欢乐笑声。它衬托出京士的孤寂，他不仅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而且深深地怀念起留在大陆的老伴来！胜利复员以后，他们过了两年非常像样的幸福日子，家园重整，生活宽裕。老妻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清理了祖产，照顾了一家大小的生活！自己，就像她最大的孩子似的，什么都依赖着她，只按时上下班，领回薪水袋交过去就百事不管了。老妻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串舒服的生活，有一群健康的儿女。饱经战乱，总以为这种日子会一辈子过下去。不想，共党红潮于片刻间洗刷尽了他的幻想。老妻在半夜里流着眼泪让他带着老大逃掉。说：“你先走，我们容易些，有机会就跟着来。就是万一不行，

我们也留一条根在外面。……”接着塞给他一包细软，就让他带老大走。京士听惯了妻子的吩咐，毫无抗拒地抹着泪，带着他第一个孩子逃出来。刚到台湾，他父子的生活过得还不算坏。那一包细软也就在贴补生活中慢慢变小又慢慢变无。幸好老大大学毕业了业，可以独立生活，而他，也就变得必须靠那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了。……京士一面剥着花生一面想这一段往事，不断地抱怨着自己的低能。过去，靠着祖产和能干的妻子，过着一份非常悠闲安适的生活。等到靠自己来打天下的时候，除开花去了那包细软之外，他一直坐在那张办公桌前，衣服倒磨破了好多套，却连一点出色的表现都没有。现在政府为了实行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准备让这一批老弱的人退休了！

“对了，我怎么忘了和老大谈谈关于我的退休问题？”他感到背脊上的一股凉意：“一喝酒，就把什么都忘了。”

退休！儿子的家，是他唯一能退守的据点。于是，京士忍不住抬头看看这一对年轻夫妇所营建的小巢。这是一大片公家所盖的“克难”居宅，每一单位只有前后两间外加一席左右的小厨房。夫妇俩带着孩子住后屋，前面是饭厅兼客厅，外带小下女的临时行宫。京士假若必须要挤进来的话，代替小下女的地位是唯一的办法！好，一个笨拙的老人，挤在这一个小家庭里带孩子、买菜、烧饭、像一只熊挤进羊牢……京士觉得很可笑，立刻把那最后半杯酒，火辣辣地咽下去。他已有些酡然醉意了。

一家人都挤在后面，他是一只被失落的孤雁。孤雁，对了！太恰当的形容！他是一只失群的孤雁。

京士拂去一只孤雁的感觉，想把退休的事和儿子商量，于是他喊了一声“大！”

“爸爸，来了！”儿子在里屋里答应了一声，半晌，才走出来，虽然在爸爸面前矜持，却依然洋溢着一片青春的笑容，他掠掠头发、拉拉上衣才说：“爸爸，还没吃完？”

京士看出来这一对小夫妻很幸福，两人公毕回来，尽量享受着晚上这一段宝贵的相聚时光，谁要来打扰他们，谁都有罪。那怕父母，似都不应该有这种权利。这样想，京士就没有勇气告诉老大这消息了，只好抓住儿子的语尾：“可不是，我才喝完酒，跟我来碗饭吧！”

老大给他盛了一碗饭，酒后，他向来没有饭量，他用鸡卤拌了拌饭，三口两口的吃着。儿子不好意思出来立刻进去，京士有着做爸爸的尊严，又不便跟儿子开个玩笑，只得匆匆地把一碗饭吃完，就站起来！

“爸爸这就走？”

其实京士的意思是站起来活动活动，儿子这一问，倒弄得他不得不说了：“可不是，还得忙着去看一个朋友，约好了的。”

“炉子上烧着开水，给爸爸沏茶呢！”

“别忙了，到朋友家去喝也一样，”京士打着哈哈：“爸爸就是懂得一点苦中作乐的本事。找朋友下围棋去了。”

老大没有再说什么，他因此变得更不能久停，老大把他送到门口问：“什么时候再来？”

“随便哪一天吧！”京士回答，头也不回，便向夜色中冲去。

来时太匆忙，去时又太悠闲了。

到哪里去呢？又怎么消磨这一夜呢？别人的时间都没有像这样难打发，有家的都为那个家忙碌着，像老大和他的妻子一样。没有家的也都在事先有一个安排。他说找朋友下围棋去，连这都是吹牛，临时能够找到谁固成问题，而且他今天很难把握住那点下棋的闲情。看朋友，只有看病在医院里的老王，他也是只身在台，现在受着公务员保险的优待住在病院里倒真盼着有朋友去看看他。但是京士又不想去，他怕医院，怕医院的环境与气氛。

“还是溜达到中山堂搭公车回家吧！”他作着最后的决定告诉自己说。

这夜，他更深刻地感到一只孤雁的悲哀，不仅失群失侣，夜色中，他更迷失了他的归途。比这一切更难受的，他感到一种“老人”的悲哀。中国的老人原可以享受一些儿孙之乐。但是，现在时代和环境不同了，一个六十岁该退休的人，竟不得不为自己将来的吃住担忧！很久以前，零零碎碎从报纸上所看到的一些有关贫苦老人的报导，都一件件地闪耀到他眼前：一个卖水果的老贩，死在屋里两天了才被人发觉；一个苦老婆子病危在床前发出几封信去都唤不回她的一群儿女们……

“奇怪，想这些事情干什么！”他立刻喝止自己，匆匆地想背诵一点什么，好驱除那满脑子的悲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载负于道路矣；七

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

这样，他到了闹市，五光十色，把他的悲哀驱散了一些，想到来时的匆忙和现在的空虚，他未免有些好笑，这个世界本来像一块不变的顽石，使得它不同的，都是因为庸人自扰！看，这些来往的人群多么匆忙，忙些什么呢？为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们买毛线或者是奶粉？……京士凄然地笑了。回去的时间还早，他穿过衡阳街又往西门町走去。到了新世界门口，他无意间看到那“音容劫”的广告。陈燕燕主演。他无所事事地走到前面看那剧照，他看了半天才找到他所熟悉的陈燕燕。原来她所串演的是一位老太太。京士看到那些剧照，感到一阵透心凉意。在台北，他从不看电影，原因很多，没有闲钱，怕排队，不愿意以颁白之人夹杂在一群孩子们中间。……但是年轻的时候，自己正是一个大大的影迷。他看过陈燕燕的《恋爱与义务》，还是一个半大的“童星”呢；随后，她又演少女，叫美丽的小鸟，怎么现在，她竟演起“老旦”来了？人常常容易忘记自己的年龄，但是从影星的变化中应该可以看出自己的老来。

“别想什么老不老的！”京士对自己说：“买一张票看看去，虽然没钱，也是难得的事，十年来难得的事！”

买了票进去，正片刚上，一位老太太目不旁顾地从汽车中间穿过马路……他认得陈燕燕，这几下老旦的步子走得太好，京士忍不住轻松地笑了。

但，这不是一部轻松的影片，写一位老太太疯狂地怀念那没有能一起出来的大儿子……很多地方京士都落泪了。因